

元史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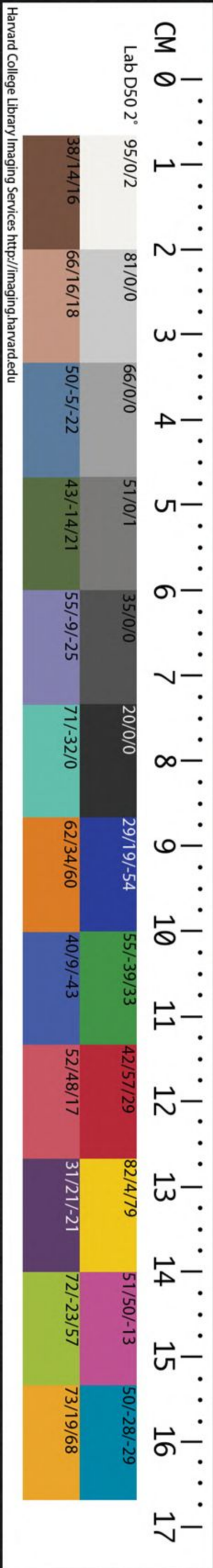
T 2455/17

冊八  
9

389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續弘簡錄元史

編卷十八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和邵遠平戒山



功臣二

歸降

耶律畱哥

子薛

曷思麥里

郭寶玉

子德海

石天應

從子

嚴實

子忠

劉黑馬

子元

劉整

汪世顯

子德臣

楊大淵

兄

文李忽蘭吉

安

管如德

補遺

呂文煥

從子

夏貴

附陳

耶律畱哥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太祖起朔方金人疑避遣

民有他志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畱哥不自安

歲壬申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士掠其地州發卒追捕畱哥擊走

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衆至十餘萬推畱哥為都元師耶

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太祖命按陳那顏行軍至遇之間

所從來曰我契丹軍也欲往附大國道阻馬疲故逗遛於此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陳曰我奉命討女真適與爾會庸非天意然爾効順何以爲信  
雷哥乃率所部會于金山刑牲折箭以盟按陳還具以實奏金  
遣胡沙帥軍號百萬來攻聲言有得雷哥骨者受上賞仍世襲  
千戶雷哥亟馳表聞帝命按陳引千騎往會與金兵對陳于廼  
吉腦兒大破胡沙軍以所獲輜重來獻帝名按陳還而以可特  
哥雷屯其地衆推雷哥爲遼王立妻姚里氏爲妃以其屬耶斯  
伯爲郡王耶的爲丞相統古與爲元帥收元元統時太祖八年  
癸酉春也甲戌金遣使誘使降不從金主怒復遣宣慰萬奴領  
軍四十餘萬攻之戰于歸仁北河上金兵潰萬奴收散卒奔東  
京於是雷哥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號中京乙亥破東京可  
特哥娶萬奴之妻李偃娥雷哥心不直微有隙旣而耶斯伯等  
勸雷哥稱帝辭曰往者吾與按陳盟願附大國倘食其言而自

爲東帝是違天也違天必有大咎衆請益力不獲已稱疾不出  
潛與其子薛闌奉金幣九十車入覲帝曰先納款者先引見太  
傅阿海奏曰劉伯林納款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於重圍而  
來未若雷哥仗義效順也旣見出所獻金幣帝大悅先白之於  
天七日而後納諸庫命仍遼王爵開戶籍幾無對曰六十餘萬  
帝曰可發三千人爲質朕遣蒙古三百人往調汝遣人偕往雷  
哥遣大夫乞奴與俱且命詰可特哥曰爾妻萬奴之妻恃法尤  
甚其拘繫以來可特哥懼與耶斯伯等詭言雷哥已歿遂以其  
衆叛殺所遣蒙古三百人惟三人逃歸告變帝謂雷哥曰爾無  
以夫衆爲憂朕倍此數封汝無吝也丙子乞奴金山統古與等  
推耶斯伯僭帝號于澄州國號遼收元天威以雷哥兄獨刺爲  
平章置百官方闕月耶斯伯爲其下所殺衆推乞奴監國雷哥

引蒙古軍忽至得兄獨刺并妻姚里氏戶二千渡遼河招撫懿  
州廣寧徙居臨潢府乞奴走高麗金山殺之自稱國王改元天  
德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喊舍又殺之亦自立戊寅雷哥引  
蒙古契丹軍及東夏高麗兵圍克之喊舍自經死自乙亥歲雷  
哥北覲遼東反覆耶厮伯僭號七十餘日金山二年統古與喊  
舍亦二年至己卯春復定庚辰雷哥卒妻姚里氏入奏會帝征  
西域皇太弟承制以氏權領其衆者七年丙戌帝遣氏攜其次  
子善哥季子永安及從子塔塔兒孫收國奴見帝于河西阿里  
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能來邪慰勞甚至氏奏曰  
雷哥旣沒官民乏主長子薛閣扈從有年願使歸襲爵帝曰薛  
閣從朕征西域時回鶻圍太子于合迷城引千軍救出之身中  
槊又于蒲華尋思干城與回鶻格傷流矢以是積功賜名拔

都魯不可遣當合善哥襲父爵氏拜且泣曰薛閣者前妻所出  
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蔑天倫竊以  
爲不可帝嘆其賢許以薛閣襲而雷善哥塔塔兒收國奴于朝  
惟遣永安從氏東歸帝召薛閣謂曰昔女真猖獗爾父起兵自  
遼東會朕師又能割愛以爾事朕其情貞慤可尙朕以兄弟視  
爾父則爾猶吾子爾父亡矣爾其與吾弟字魯古台並轄軍馬  
爲第三千戶薛閣受命己丑從太宗南征庚寅與撒兒台東征  
皆有功命移鎮廣寧府自是連征高麗東夏萬奴國復戶六千  
有奇戊戌卒善哥賜名蒙古解從親王口溫不花破天城堡鳳  
翔府以功襲名拔都魯後引兵渡河會大軍平金及伐宋拔光  
州棗陽軍亦多著戰功云

冊曰不階尺土幾復舊邦乃違衆望擇主歸降覬覦竊據

迭相覆亡姚里立嫡大義是將彤管所紀有何頡頏

曷思麥里西域谷則斡兒朶人初爲西遼濶兒可汗近侍太祖西征率可散等城部長迎降大將哲伯以聞帝命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令持首往徇其地諸城望風皆下又從征你沙不見城諭降之帝親征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刺丁戰于月亦心揭赤之地敗之追襲至阿刺黑城戰于禿馬溫山又敗之追至憇顏城西寨又敗之札刺丁逃入海曷思麥里收其珍寶而還取玉兒谷德痕兩城旣而憇顏城亦下帝遣使趣哲伯疾馳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失兒灣沙等城悉來附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始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幹羅思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只思臘獻諸木赤太子

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思可汗戰敗其軍

進至欽察亦平之軍還哲伯卒會帝親征河西曷思麥里持所獲珍寶及七寶繖迎見于阿刺思不刺思之地帝顧羣臣曰哲伯常稱曷思麥里之功其形貌雖小而聲名實大就以所進金寶命隨其力所勝悉賜之俾常居左右至也吉里海牙又討平失的兒威從太祖征汴至懷孟令領奧魯事帝由白坡渡黃河會皇子拖雷兵攻金將完顏合達敗之回駐金蓮川授懷孟三州達魯花赤帝以其從軍西域宣力居多特命歸西域大帥察罕行省帖木迭兒奏留之帝允其請進懷孟河南二十八處都達魯花赤卒于官

郭寶玉字玉臣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之裔也通天文兵法金末封汾陽郡公引軍屯定州歲庚午童謠曰搖搖罟罟至河南拜闕氏旣而太白經天寶玉嘆曰北軍南沛梁卽降天改

姓矣金築烏沙堡屯兵三十萬會木華黎軍至敗之寶玉舉眾降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計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帝從其言又條新令五章凡出軍不得妄殺雜死罪囚量情笞決軍戶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田四頃人三丁者僉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禁止僧道剃度皆見頒行帝將西伐患番城多依山險難攻寶玉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取否則何難之有帝益壯其言授抄馬都鎮撫從帝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羹朶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頃乃蘓尋復戰收別火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兩陣迎拒戰方酣寶玉望其眾疾呼曰西陣潰矣其兵果走追殺幾盡進兵下尋思干城次暗

水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乘勝破護岸兵遂平諸壘收馬里四城既而可弗又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尋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關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山川神乃封崑崙山爲玄極王大鹽池爲惠濟王復從哲伯速不台二大將收契丹渤海諸國有功累遷斷事官卒于賀蘭山子德海字大洋資貌奇偉知父北降遁入太行山大軍至始出授爲抄馬彈壓從先鋒哲伯西征乞則里八海攻鐵山踰雪嶺西北萬里進軍平谷里國還至崢山吐番帥尼倫回紇帥阿必丁反復破斬之從大軍入關中破南山八十寨由漢中轉戰至鈞州與大軍會于三峯山以功遷右監軍已破金師于黃龍岡取申唐二州後討河南叛兵破傷足輿疾

歸卒初太宗詔天下置學廩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皆從德  
海請也 孫侃字仲和德海之子弱冠爲百戶鷲勇有謀畧從  
攻汴以功擢千戶歲壬子送兵仗至和林命從宗王旭烈兀西  
征初至木乃分國其國塹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  
二十八城斬其主兀朱算灘寰宇記作速檀譯言王也進至乞都卜其城在  
檐寒山上懸梯上下築城圍之莫能克侃令架大礮擊其城弓  
將卜者納失兒開門降宗王復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  
其父阿力走據東城侃攻殺之西行至兀里兒城伏兵城下令  
曰聞鉦聲則起敵果至伏發盡殲之海牙算灘降又西至阿刺  
汀破其游兵三萬馮彬答兒算灘降至乞石迷部忽里算灘降  
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勝兵數十萬侃至破  
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城中殿宇皆購以沉檀木舉火

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絃琵琶五尺珊瑚燈檠兩城間有大  
河侃預造浮梁以防其逸城破合里法算灘登舟欲遁有浮梁  
扼之乃自縛詣軍前降拔三百餘城又西行三千里至大房其  
將住石致書請降左右信之不設備侃曰欺敵者亡軍機多詐  
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備以待住石果來邀戰大破之巴兒  
算灘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會日暮  
已休侃復驅兵起留數病卒守營砦而大軍西行十餘里乃頓  
舍下令營中銜枚轉箭更漏寂然是夜敵果潛兵來襲殺數病  
卒可乃算灘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又西渡海收富浪  
侃喻以禍福兀都算灘卽出降師還西南至石羅子敵嚴陣以  
待侃單騎直前掠陣一鼓敗之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至賓鐵  
侃以奇兵奄擊大敗之加葉算灘降至兀林擊敗其游兵四萬

阿別丁算灘懼乞降得城一百二十四又南至乞里灣忽都馬  
丁算灘降西域平侃經營西域前後凡七年誅名王一降其國  
十餘得城以千計捷至釣魚山會憲宗崩乃還世祖卽位侃上  
疏陳平宋之策大畧謂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則荆襄  
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旣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  
置之弗顧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下後皆  
如其策又言宋人羈留信使宜與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  
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  
用帝是其言擢萬戶江南平遷知寧海州居一年卒侃行軍有  
紀律野爨露宿雖風雨不入民舍所至興學課農吏民畏服  
冊曰西域萬里張騫鑿空定遠仗節威燁雪葱郭侃何人  
乃繼厥踪地遐名詭累譯難通山經未詳王會莫窮

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承德人性豪俠鄉里多歸附木華黎南下  
天應率衆迎謁軍門授興中府尹兵馬都提控俾從南征造戰  
攻具臨機應變捷出如神旌旗色用黑入目之曰黑軍前後二  
百餘戰皆身先士卒累功遷右副元帥從木華黎征陝右假道  
西夏自東勝州濟河南按茂州因進說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  
此州當金夏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脫爲敵  
所梗緩急非便宜命將固守造舟楫以備不虞木華黎然其言  
表授天應爲行臺兵馬都元帥留守茂州造舟楫諸將多  
言水波惡恐勞費無益天應下令謂有阻我事者斷其舌橋成  
諸將乃服于是分兵四出悉定茂州地一日謁木華黎于汾水  
陳進取之策比還鎮名將佐謂曰吾累汝等留屯於此今聞河  
東西皆平川廣野可駐軍規取關隴諸君以爲何如或諫曰河



中雖用武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舊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後悔天應曰葭州正通麟至今麟已平延不孤立若檄合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艱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方五千里戶數十萬若起精練以通餽餉則關內可尅期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耄將至一旦臥病床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歎且不寐遂移軍河中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都元帥事既而金軍果潛入中條山襲河中天應知之先遣驍將吳澤伏兵要路戒曰俟賊過半急擊我出其前爾敢其後可克也澤勇而嗜酒是夕方醉臥林中金兵出間道直抵城下將守具未完新附者爭縋去敵乘隙入天應見火舉知敵已至奮身而戰從者僅四十餘騎嘆曰

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吾違眾而來

此事急棄去不武縱太師不我罪何面目見同列乎飲血力戰

至日午歿之綱目云金元帥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天應

聞中條山賊侯七侯八欲夜襲其城即遣部將吳權甫領兵出

潛道左權甫醉失期故城陷天應遇害名臣事畧云羣盜陷

河中府殺天應未幾燒屠民府舍道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

及攷按扎兒傳亦云天應守河中為賊侯七所襲城陷而歿與

本傳初天應歿事時弟天禹有子佐中在軍中伺敵少懈倒抽

其斧反斫之突城而出趨木華黎行營乞得蒙古軍數千還與

敵戰敗之木華黎嘉其勇奏授興中府千戶子安琬襲職從征

大理討李璫皆有功江西分寧叛安琬往討之賊背山而陣安

琬引兵出陣後賊驚潰揮兵直抵壘門賊呼曰願成陣而戰歿

不憾安死稍引却賊果出陣遽單騎突入大聲曰吾止誅賊首

庸卒非吾敵也手刃中賊背生擒之累授大同等處萬戶領江

左新附卒萬人屯田紅城有李萬戶者當戍和寧親老且病安  
琬請代其行及還以病卒時成宗大德三年也

嚴實字武叔秦安長清人畧知書志氣豪放喜結交施與落魄  
皇社間屢以事繫獄俠少輩為出死力得亡去癸酉秋太祖率

兵自紫金口入分畧山東河北歸金東平行臺籍民為兵授實  
百戶使權長清合或譖實陰與宋結實懼孛家壁于青崖峒以

魏博開相等郡歸宋宋授實為濟南治中太行之東並聽節制  
實知宋不足恃庚辰七月復孛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滸

等三府六州戶三十萬來歸木華黎承制以實行尙書省事綱

將和立剛遁實入據其城宋將彭義斌帥師克山東兵勢大振  
遂圍東平城中食且盡實乃陽與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

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實義斌下真定與蒙古將孛里海軍相望

實即馳赴與之合史天澤復以銳卒畧其後義斌被擒不屈死

之不狹旬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即權山東西路行省事庚寅朝

太宗于牛心之幄殿賜坐宴享終日數顧謂侍臣曰嚴實真福

人也甲午朝和林授東平路行軍萬戶詔毋事征伐名臣事畧

實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以上雅知初木華黎之弟帶孫攻下彰

德怒反覆欲屠其城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  
從果何罪邪及破濮州實言百姓未嘗拒敵與其多戮無辜不

若留之以供芻秣由是得免者數萬人兵由武關出襄鄧河南  
被俘者多實載金繒往贖且約束諸將毋殺掠又多作糜粥以  
食流民全活頗衆儒士遭兵亂多失業無依實辟其賢者置之  
募府修學校招生徒一時名士多以實為歸實為合散亡業單

貧舉喪葬助婚嫁人尤德之部曲有逃回益都者益都被獲歸  
皆自分必殺實置不問王義深者義斌別將也實族屬在東平  
向爲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卹之送還鄉里終不以  
舊怨爲嫌太宗十二年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者旬月不已元  
問神道碑云實病風痺久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疾得無疾痛以歿足矣中統二年追封魯國公  
諡武惠子忠濟襲萬戶初統千戶十有七會括新軍山東益  
兵二萬餘弟忠嗣忠範皆爲東平路管軍萬戶而仍統於忠濟  
大臣有言其威名太盛者中統初名還命忠範往代至元九年  
忠範僉省成都戰失利逃至京師以赦免後持國書使宋行至  
獨松關爲宋所殺方忠濟治東平日舉息錢代民納逋賦歲久  
積多至四十三萬七千餘錠及去債家爭持券責償帝聞之命  
發內帑以代又借用課程錢本銀萬五千兩並詔勿徵東平廟

學故庫陋收十爽墁地于城東教養諸生後多顯貴者至元間  
授江浙左丞以老乞歸名其子瑜入侍卒諡莊孝忠嗣少從  
張澄李楨學畧知前史大義初授東平人匠總管尋改管軍萬  
戶從忠濟畧地揚州又從南征與忠濟渡淮分兵出桂車嶺達  
蘄州及渡江抵鄂分部攻城九十餘日戰甚力中統三年宋兵  
攻蘄州徐州總管李果哥降于宋忠嗣從大帥按脫攻蘄縣復  
徐州執果哥殺之未幾朝廷懲青齊之亂居大藩者子弟不得  
典兵遂罷官家居十年卒

劉黑馬濟南人父伯林金末爲威寧防城千戶太祖圍威寧伯  
林縋城降累從大軍攻伐凡部曲所俘獲悉縱去在威寧十餘  
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之所活  
何啻萬餘人子孫必有興者黑馬名疑字孟方始生時家有白

馬產黑駒故以為小字後遂以小字行年弱冠隨父征伐大小數百戰畧無懼色已襲父職為萬戶兼都元帥從征西夏唐兀及東平大名皆有功太宗即位始立三萬戶以黑馬為首從征回鶻河西諸國皇弟拖雷入自大散關假道于宋以伐金命黑馬先由興元金房東下至三峯山遇金將完顏合達與戰敗之乘勝攻破香山寨及釣州會增立七萬戶仍以黑馬為首張柔史天澤嚴實等次之黑達事畧云漢地萬戶四人如嚴實在鄆州則有山東之兵史天澤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之兵張柔在滿城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在天從破蔡州滅金及征西川累功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尋命巡撫天下察民利病從憲宗至六盤山商州與宋接境數被侵掠命黑馬鎮之宋人歛兵不敢犯請立成都以圖全蜀帝從之始立成都路就令管領新舊軍民大小諸務世祖中統初

憲宗憲宣撫川陝時密里火者握重兵於成都希憲慮其與渾都海結黨為變以黑馬有膽智使乘驛矯詔竟誅之其子訴于朝帝曰此朕命也勿復言宋主帥俞興率兵圍瀘州時黑馬已屬疾猶親督轉輸不輟左右諫其少休慨然曰國事方急以此死無憾卒封秦國公諡忠宣子元振字仲舉隨父入蜀立成都攝萬戶時年方二十既蒞事號令嚴明麾下宿將皆敬憚之世祖即位命為成都經畧使宋瀘州守將劉整密送欵黑馬遣元振往受其降諸將皆言整無故而降情偽不可信元振曰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瀘南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此舉無可疑者遂行比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乘衆先下馬與整相見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之聯轡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獻金

續通志卷之十八  
六千兩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賜將士而歸還其男女宋蜀  
帥俞興圍瀘州以討整晝夜急攻五閱月城幾陷左右曰整本  
非吾人與俱死無益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  
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食將盡殺所乘  
馬犒將士募善泅者資蠟書至成都求援又權造金銀牌分賞  
有功既而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興兵捷聞且自陳  
擅造金銀牌罪帝嘉其功授成都軍民經畧使時議罷勳舊子  
弟之典兵者遂降為成都副萬戶後兼潼川路副招討使元  
禮黑馬第五子也嘗從父在軍中授京兆路輿魯萬戶遷潼川  
路漢軍都元帥宋制置貴率軍五萬向潼川元禮所領纔數  
千諸將登城望貴軍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大  
戰蓬溪終日勝負未決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為敵所乘則

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大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  
可失也卽持長刀大呼突入陣所向披靡將士無不一當百大  
敗貴兵名入朝賜錦衣名馬命復還潼川立蓬溪寨元禮奏嘉  
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可修復之屯兵以扼  
嘉定往來之路世祖從之興役七日而畢宋人駭其速遂守眉  
州尋乞解官養母仕至延安路總管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沉毅有智謀熟知  
山川險要避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  
整為前鋒夜從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  
曰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乃書其旌曰賽  
存孝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副使整以北人鎮西邊有功南  
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會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帥蜀以

圖整興以軍事名整不行遂摺摭其罪宋史新編云會賈似託會計邊費以贖諸國

帥整遂為整遣使訴臨安不得達益懼不自保乃謀納欵中統

二年夏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綱鑑大全云整命參謀官許彪孫草表不從合

門仰世祖嘉其來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俞興攻瀘州整出寶

器分士卒激使戰戰數十合興敗去復遣使請益屯兵厚儲積

為圖宋計明年入朝授行省于成都潼川兩路仍兼都元帥同

列嫉其功謀陷之整懼請分帥潼川宣課茶鹽以餉軍至元四

年入朝奏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啓渾一之機臣願効

犬馬勞先攻襄陽徹其扞蔽廷議多難之整曰自古帝王非四

海一家不得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

棄正統邪且襄陽吾故物由棄而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

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曰朕意決矣命陝西五路

四川行省各造戰艦五百艘付整俾與阿朮經畧襄陽遂成鹿

門堡及白河口率兵五萬抄掠沿江諸郡七年三月築實心臺

于漢水中上置弩礮下為石固五以扼敵船且與阿朮計曰我

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更造戰船日練水軍雖

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習之得練卒七萬復築外圍以遏敵援

宋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既昧天命又不自

奮厲徒多害生靈何為請與君決勝負文煥不答伏弩中整以

甲堅不得入九年破樊城外郭謀知文煥將遣張貴出求援遂

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臨漢水綿亘參錯衆莫測所用九月貴

果夜乘輪船順流下走覘知之傍岸熟草牛如畫整與阿朮麾

戰艦先據龍尾洲轉戰五十里擒貴于櫃門關殲其衆綱目云

綱目云宋封整為燕

綱目云宋封整為燕

郡王遣永寧僧賈告身及金印牙符送整所永寧令得之聞于  
朝勅張易姚樞雜問適整至自軍言宋怒臣用兵襄陽故設此  
為殺臣計臣實不知帝令整復書謂宋若果以生靈為念當重  
遣信使請命朝廷顧為此小數何益時襄陽拒守已五年整計  
襄樊唇齒也宜先攻樊城宋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  
索整募善泅者斷木沉索督戰艦趨城下以回鵬擊之而焚  
其柵明年正月遂破樊城既而移攻具向襄陽整欲立碎其城  
執文煥以快意主帥不可乃遣宋俘唐永堅入諭文煥以城降  
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遣水軍乘勝長驅大江必  
非宋有遂改整行淮西樞密院事守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  
其東西衝宋夏貴悉水軍來攻破之大人洲時阿里海牙鎮淮  
西帝知其不相能命分軍為二各統之御史言江淮未附將帥

需人今首用阿里海牙子忽失海牙劉整子玳素不知兵且調  
人望帝並命罷去十二年正月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  
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  
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緩東兵使無西爾渡江非所  
聞也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不克及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  
曰首帥束我顧使我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一夕憤  
死于無為城下諡武敏

冊曰天啓混一臣効犬馬襄陽徹藩鄂渚旋下銳欲渡江  
宋何汝負南之叛臣北之功首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系出吐古族名臣事畧仕金官鞏

昌便宜總帥金亡郡縣皆降世顯獨堅守皇子濶端駐兵鞏城

始率眾迎謁皇子曰吾征討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故對

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又問金亡已三載汝不降果誰為邪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道從惟殿下神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全千萬人之命是以降皇子大悅賜章服俾署舊職即帥所部從征斷嘉陵蹴大安田楊諸蠻結陣迎敵宋將亦潛兵為犄角世顯單騎突入所向披靡黎明大軍四合殺其主將克武信進逼資普軍葭萌宋兵依山為柵世顯以數騎往奪之乘勝定資州界嘉定進次開州時方泥潦由間道攀援以達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即水北造船為疑兵夜從上游鼓革舟徑渡襲其營宋師大擾追奔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援將遇斬獲無算師還攻重慶會大暑乃引歸太宗易其名曰中山且歷數其功世顯謝曰此皆聖明福德所致臣何預焉進軍薄成都斬宋制置陳隆之復拔漢州屠其城累功真拜便宜都總帥統秦鞏等七十四州事未

幾卒中統三年追封隴西郡公諡武義英宗即位加封隴右王

楊煥神道碑云金貞祐二年世顯增戰功起家為千夫長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六年升華昌府治中轉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九年拜便宜總帥明年金亡郡縣風靡世顯和堅守者三年謂其眾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念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奚罪乃率僚佐迎謁益乙未冬十月四日也 虞集勳德錄云華昌汪氏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華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為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王于柵端以自歸太宗察其誠仍命鎮故地世顯有子七人孫十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華昌者既世其職 次子德臣賜名山哥字舜輔年十四侍太子游餘多大官

獵矢無虛發及襲父晉為總帥從入蜀將前軍出忠涪所向克

捷進攻運山馬中飛石灰步戰拔其外郭宋制置余玠攻漢中

德臣馳赴之玠尋解去憲宗召入覲命城沔州沔據嘉陵要衝

德臣繕治室廬部署官屬數日而集又命城利州益昌進薄嘉

定四川大震續資治云憲宗四年余玠卒宋以余勳鎮蜀勳遣統制甘澗城紫金山紫金山者蜀之要地也德臣



續通志卷之八  
選精卒啣枚夜進大破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  
之潤走德臣遂據其城益昌徭賦及漕糧屯田爲永久計並從之卽命置行部于葦立  
漕司于沔通販鬻給餽餉奏以兒忠臣攝府事使已得專事益  
昌會旱嘉陵漕舟水溢議者欲棄去德臣曰國家以蜀地界我  
奈何棄之盡殺所乘馬糞士襲嘉川得糧二千餘石轉掠雲頂  
得糧五千石旣而魚關金牛水陸運偕至屯田麥亦登食用遂  
給諭降苦竹砦守將南清山寨相繼輸款白魚關至沔水迂回  
爲渡百有八至是悉建橋梁帝親征幸益昌駐北山謂曰來者  
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見汝身小而膽畧甚大敵曾薄汝城否對  
曰賴陛下威德未嘗一來帝曰彼憚卿威名耳嘉陵白水交會  
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對曰大軍百萬詎敢淹延卽繫舟爲  
梁一夕而成軍過如履平地南清旣北覲其下殺清妻子陳告

竹以叛至是攻之巖壁峭絕或請建天橋帝以問德臣對曰臣  
知先登陷陣而已建橋非所知乃率將士魚貫進帝望見歎曰  
人言田哥膽勇豈虛譽邪嘗有疾帝飲以蒲萄酒解玉帶賜之  
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帝東下德臣爲先鋒  
抵大獲山奪水門宋將楊大淵率衆降奏免其死已而連山青  
居大梁皆降進攻釣魚山合州知州王堅負險不下德臣夜登  
外城遲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語未畢幾爲飛石所中復感  
疾帝遣使問勞俾還益昌奏曰陛下尊爲天子猶曷寒暑服勞  
於外臣待罪行伍灰其分也卒年三十六封爵妣其父諡忠烈  
良臣世顯第三子年十六七卽從兄習行陣每戰輒當前鋒  
以功擢裨帥領所部兵屯田白水憲宗軍至大盤良臣還葦昌  
治供億民不知擾詔權便宜總帥府事良臣奏願與兄同立功

四川帝曰行軍餽餉所繫非輕汝任其責成功不小旣奉命治  
橋梁平道路舟車水陸無壅假賜黃金弓矢旌其能世祖卽位  
阿藍答兒渾都海逆命劫六盤府庫西陲騷動時諸王合丹等  
分道進擊良臣率秦鞏兵至耀碑谷慷慨誓衆曰今日之事繫  
國安危勝則富貴可保敗則身家俱喪縱死行間猶不失忠孝  
名衆踴躍競奮會大風揚沙晝晦良臣突陣下馬以短兵突其  
左王師直搗其前賊大潰諸王上其功授征南都元帥良臣以  
釣魚山險絕不可攻請就近築城曰武勝軍以扼其往來久之  
遷四川行樞密院事進攻嘉定宋將咎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  
有伏大搜山谷盡殲之進薄城萬壽乞降良臣奏免其死統兵  
順流下紫雲瀘叙相繼欵附後再圍重慶宋安撫張珪悉衆來  
拒良臣身中四矢督戰益急部將趙安開門降四川悉平入見

陳治蜀十五事世祖嘉納卒封梁國公諡忠惠 孫惟正字公  
理幼穎悟藏書二萬卷尤喜談兵時出游獵則勒從騎爲攻守  
狀父德臣卒于軍世祖嗣立俾襲父爵屯兵青居山初憲宗遣  
渾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大盤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渾都  
海叛乞台不花將起兵爲應惟正承宣撫廉希憲指遣甲士縛  
斬之中統初部長火都叛民大擾惟正謂將吏曰火都今若獬  
犬方肆狂齧苟一戰不利則城邑爲墟當勝以不戰乃發兵踵  
之賊欲戰不得休則撓之若是者兩閱月度糧盡勢蹙曰可矣  
與戰屢捷火都遣人約降陽許之而潛兵躡其後出不意擒殺  
火都至元初襲破開州宋將龐彥海投崖死宋人僑治合州于  
釣魚山詔立武勝軍拒之惟正臨嘉陵江作柵扼其水道夜懸  
燈柵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以防不虞宋

知有備不敢犯十四年冬皇子安西王北伐藩王土魯叛于六盤惟正進討次平涼簡鞏兵銳者八千人與俱至六盤土魯先據西山惟正分安西兵為左右翼鞏兵獨居中去里許習下馬手弓土魯遣騎突陣惟正令引滿毋發將及矢下如雨突騎盡馳還土魯軍遂走逐之三踰山至蕭河土魯就擒安西王稱其功明日大燕賞以金尊王妃賜其母珠絡帽衣且曰吾皇家兒婦為汝母製衣汝母真福人也詔遷秦蜀行省左丞通考云惟正言近制和雇和買不及軍家今一例與民同詔自今軍勿輸入覲上都還至華州卒諡貞肅

楊大淵天水人初仕宋為安撫使總兵守閬州憲宗既取隆雅二州兵至閬州大獲山遣降人王仲入招之為大淵虜殺憲宗怒督諸軍力攻大淵懼以城降憲宗命誅之汪德臣力請得免既逃歸憲宗益怒將屠其城德臣謂李忽蘭吉曰大淵之去事

頗難測宜急追之忽蘭吉單騎至城下大呼曰皇帝遣我來撫汝軍民一卒引之入即下馬執大淵手謂曰止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誠不知國朝禮法且久出恐城寨有變是以亟歸非敢有異謀即與偕來一軍皆喜及入奏帝問楊安撫反乎忽蘭吉曰無也曰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內亂也城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慰軍民從臣以出以是知其不反帝悅命復大淵故官以其兵從招降蓬山廣安諸郡進攻釣魚山拜侍郎都行省悉委以平蜀之寄兄子文仲亦授安撫使世祖即位諭曰尙厲忠良之節其成康乂之功大淵拜命踴躍進克禮義城掠其饋運獲總管黃文才等以獻先是大淵建言謂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乃遣兄子文安攻宋巴渠收萬安寨復使相夔達要衝城蟠龍山山四面巖阻可進攻退

守城未畢宋夔路提刑鄭子發率兵來爭大淵遣文仲往援宋兵解去大淵請于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糧入覲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段優詔答之拜東川都元帥俾與征南主帥欽察同署事比還復瀕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梁城不踰時而就宋賈似道遣楊琳賫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誘大淵南歸文安擒之以聞琳伏誅至元初大淵以部將王仲得宋將咎萬壽私書殺之帝以未經鞫問或墮宋人間詰豈宜輒施刑戮下詔詰責仍存卹仲家大淵諜知宋總統卞昌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欲遷守臣向良及官屬於內地乃自率軍掩襲過于椒坪連戰三日擒昌良等以歸明日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追復大破之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漢城未下而卒追封閬中郡公諡肅翼未幾文仲亦亡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仕宋守叙州

戰死文安方二歲依叔大淵于開州年十八從大淵降授監軍出通川與宋將鮮恭大戰擒統制白繼源又出開達戰屢勝擒知軍范燮統制魏興等授開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軍巴渠宋萬安守將盧埴降遂築蟠龍城據夔達要路更築虎嘯城于渠江遷閬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文安前後屢破宋兵擒其將累攻下開達洋金蓬施萬諸州及成淳府所得得漢聖耳白帝龍爪牛頭樂勝鷄冠等數十城盡定蜀境夔州亦降入覲繪圖以獻帝勞曰汝攻城畧地之功何若是多也擢川南道宣慰使遣辯士王介諭降散毛諸洞蠻擢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踰月卒于官

李忽蘭吉本名庭玉隴西人父節仁金歲乙未自鞏昌石門山從汪世顯舉城降忽蘭吉隸皇子阿端爲質子癸丑世祖在潛

鄜用汪德臣言命爲管軍千戶都總領佐德臣立利州憲宗南  
征掌橋道饋餉事楊大淵既降復逃去忽蘭吉單騎說之出憲  
宗問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聖慮下苦諸軍又爲一郡生  
靈命脉所繫故不知懼帝悅賜以酒中統元年渾都海叛據六  
盤山世祖遣忽蘭吉從汪良臣進討殺渾都海等于陣以功授  
鞏昌元帥火都叛遁入西番從宗王追襲擒之首將答刺海  
言忽蘭吉功高詔賜虎符不受曰臣聞國制將萬軍者佩虎符  
若汪氏將萬軍已佩之矣臣何可復佩乃命於總帥汪惟正下  
充鞏昌路元帥所屬官悉聽節制各機叛於西番忽蘭吉以千  
騎先往執之至元元年入覲命與良臣還蜀守青居尋賜虎符  
授夔東路招討使立章廣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絕大梁平山  
兩道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故忽蘭吉附奏曰初立成

都惟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別無城壁宋軍乘虛夾攻掩其不  
備軍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曠人稀宜修置  
城寨以備不虞選任材智廣畜軍儲最爲急務今蒙古漢軍多  
非正身半以驅奴代宜嚴禁之所習修築城寨練習軍馬措畫  
屯田規運糧餉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者缺一不可帝是其言  
六月將兵赴成都與察不花同權省事已復還守章廣平山寨  
前後每戰輒勝升川南道宣慰使施黔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  
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於是察政曲里吉思左丞汪  
惟正一軍出黔中僉省巴八一軍出思播都元帥脫察一軍出  
澧州忽蘭吉一軍出夔門會合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蠻  
長悉衆來附獨散毛洞覃順走避巖谷力屈始降在蜀二十餘  
年以老乞歸鞏昌旣而行省列其功請用范燾帥故事商議本

省軍事食左丞祿卒諡襄敏

管如德黃州黃陂人父景模爲宋安撫使守蘄州伯顏兵至景  
模舉衆降授淮西宣撫使以老不任事時如德爲江州都統制  
遣書招之亦以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間  
道南馳爲邏者所獲械送郡如德伺邏者怠卽破械走間關萬  
里達父所景模喜曰真吾子也至是入見世祖笑曰是能孝於  
父者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帝曰  
得無傷汝臂乎後母復然嘗從獵過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卽解  
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爲拔都魯帝問朕何以得天下宋何以  
亡對曰陛下以福德勝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待帝  
曰善授湖北招討使總管本部車馬阿木以如德爲前鋒攻揚  
州招降鎮江紹興諸郡初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宋戰刀刃

盡缺宋平入覲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歷斫宋軍缺  
如是帝嘉其朴遷浙西宣慰使入奏軍事世祖問曰江南之民  
得無有二心乎對曰往歲旱澇相仍民不聊生或起他念今累  
歲豐稔民沐聖恩多矣安敢有貳志帝善其言累遷江西左丞  
初廣東賊鍾明亮率衆二萬來降宣慰使月的迷失請以明亮  
爲循州知州帝不允明亮復叛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諸將欲  
直擣其巢如德曰今田野之民疲於轉輸介冑之士病於暴露  
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遣使諭以禍福明亮復詣贛州  
降詔縛至大都如德畱之不遣明亮再反朝廷責以玩寇如德  
惶懼卒于軍贈平昌郡公諡武襄

呂文煥安豐人兄文德微時鬻薪于市宋淮帥趙葵見其遺履  
長尺有咫異之招致麾下累功授京湖安撫制置使時劉整獻

計謂宋人所恃惟文德在鄂州然可利誘乃遣以玉帶求置榷  
場于樊城文德許之既而言安豐等場貨每爲盜所掠願築土  
墻以護居積遂築壘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宋南  
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始悟爲整所賣  
疽發背死文煥仕宋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時阿木攻襄  
陽文煥拒守久之至元六年命史天澤益兵圍襄陽文煥遣使  
餽以鹽茗十年正月阿里海牙等拔樊城世祖降詔論文煥曰  
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  
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旣而阿里海牙  
身至城下謂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  
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得必不汝負文煥疑未決又折箭與  
之誓文煥感泣遂納筦鑰與其子俱來降詔入朝授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卽爲帝畫攻鄂策且請身爲前鋒世祖以文煥爲襄  
漢大都督十一年二月授叅知政事行省荆湖命文煥率其麾  
下臨城以善遇降將意招諭未下州郡十月文煥引兵攻破沙  
洋城執守將王大用總管王虎臣殺之進逼新城招都統邊居  
誼不從伏弩中其右臂馬仆幾被獲衆挾以出文煥怒麾兵拔  
其城居誼赴火死由是江陵諸州皆下文煥謂權守張晏然等  
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耳今大軍飛渡如履平地不降何待于是  
晏然與都統程鵬飛皆以州軍降時沿江諸將皆呂氏舊部曲  
爭望風歛附十二年正月引兵至江州從弟文福方爲湖南五  
郡鎮撫宋主促其將兵入衛文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迎降  
宋謝后遣使諭文煥請息兵修好不聽十月伯顏分兵東下以  
文煥爲嚮導趨常州宋遣兵部侍郎呂師孟來軍中議和師孟

文德子也陰請文煥贊成和議亦不省十二月平江府官屬迎  
降于常州文煥先往受其降十三年伯顏兵至臯亭山宋主奉  
稱臣表伯顏遣文煥入長安閱視城壘且賚黃榜安諭中外軍  
民并入慰謝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  
南師視以大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  
言哉伯顏拘文天祥于軍中天祥讓伯顏失信文煥從旁解喻  
天祥并斥其合族爲逆文煥大慙恚十四年以文煥爲中書左  
丞仍宣慰江東十五年三月詔文煥遣官招宋生熟券軍堪爲  
軍者月給衣糧不堪者屯種近地江東道按察使阿八赤從文  
煥求金銀及宅舍子女不與遂奏文煥私匿兵仗帝命行臺大  
夫相威詰之阿八赤以不直免官二十三年正月文煥以江淮  
行省右丞請老許之仍任其子爲宣慰使從子師夔文德子

也至元十二年在宋提舉江州興國軍宋沿江制置使陳奕  
降以兵攻蘄州師夔乃與知江州錢真孫遣人如蘄請降伯顏  
入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盛飾以進伯顏怒曰吾  
奉天子命帥仁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都  
元帥宋都解攻撫州命師夔以金符遺守將密佑誘之降佑不  
受竟遇害師夔與謝枋得雅友善至是以兵徇江西下安仁時  
枋得守信州攻之枋得走建陽師夔鏤榜捕之執其妻子下之  
獄及宋主是在廣州師夔復同阿里海牙瑡出等率兵渡梅嶺  
攻蘄之遂以參知政事留鎮廣州瑞州張公明訴師夔謀不軌  
瑡出恐驚疑成變乃斬公明而後聞詔弗問十五年宋制置使  
張鎮孫起兵復廣州師夔執之及其妻子械送京師鎮孫自經  
死十七年以廣中民不聊生名師夔赴闕詰責壞民之由廷辯



無驗仍還省二十二年六月乞假省母始還江州 范文虎文德壻也宋咸淳中遷殿前副指揮使阿朮攻襄樊宋以文虎統禁軍來援遂蓄異志軍中爲樂庭日與妓妾擊鞠宴飲不進兵比戰又不力兵屢敗所喪舟械甚多及襄樊陷給事陳宜中請誅文虎賈似道庇之止降一官仍知安慶府至元十二年正月伯顏分兵至江州文虎遣人以酒饌迎犒且請伯顏速來伯顏使阿朮以舟師先至安慶文虎以城降伯顏承制遷授兩浙大都督命持詔往諭壽州諸鎮已復同失里伯史樞率襄陽熟券軍招安豐壽州五河等處軍民時呂文煥陳奕旣先降方與文虎領兵攻陷州郡宋謝后詔諭文虎三人使通和議文虎等不報乃籍三人家妻孥多遇害十月命董文炳將左軍由江入海以文虎爲鄉導取道趨澈浦華亭十三年正月伯顏分兵圍安

吉文虎致書知州趙良淳誘之降良淳斬其使而自經及兵過臨安宋駙馬都尉楊鎮奉益廣二王潛渡江如婺州文虎率勁兵五千追之不及執鎮而還伯顏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文虎同惟古歹入治事且巡歷城堡宋宗室趙孟榮謀起兵于越事泄被執至臨安文虎怒斬之七月與呂師夔並參知政事十五年二月與夏貴陳巖並進中書左丞詔諭行省東南島嶼諸番國有慕義者可因番舶宣布德意使其來朝文虎遣周福等偕日本僧賈詔往諭其國降海賊賀文達以所得銀三千兩獻之帝卽以銀賜文虎並賜金紋綾及西錦衣諸物文虎薦可爲守令者三十人帝曰今後所薦朕自裁擇皆不聽十七年五月名入朝命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鶻等軍並將兵十萬同右丞相阿剌罕征日本十八年正月文虎再赴闕請給馬二千及

回鶻匠帝曰戰船安用此亦不與十八年七月軍至平壺島遇  
颶風壞舟文虎被溺漂流一晝夜幸附敗板得生遂擇堅艦乘  
之棄士卒十餘萬于五龍山下盡爲日本所殲逃歸者僅三人  
初議班師諸將皆曰士卒溺死過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曷若  
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自  
當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反帝親征命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  
樂爲策應文虎言豪懿東京諸地人心未安宜立省撫治之詔  
立遼陽行省二十六年漳州賊陳機察等降行省請斬以警衆  
文虎曰罪固當斬然降而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行省從  
其言蓋其意獨加厚於降人云

夏貴粟陽人爲宋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阿朮引兵攻陽邏堡  
貴敗走沿江縱兵大掠歸廬州至元十二年正月會賈似道于

蕪湖出一編書示之曰宋曆止三百二十年矣二月似道以精  
銳七萬餘人屬步軍指揮孫虎臣次池州下流之丁家洲貴以  
戰艦二千五百亘江中似道爲殿貴既嘗失利於鄂恐似道功  
成殊無鬪志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衆曰步帥遁矣貴不戰  
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可支似道錯愕失  
措遽鳴鉦收軍宋師大潰似道名貴計事貴曰諸軍已膽落吾  
何以戰乃復奔廬州阿朮乘勝東下于是建康鎮江寧國隆興  
守臣皆棄城走太平和州無爲軍相繼降貴陰縱北軍岳全還  
致欵附意以書抵伯顏曰願毋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  
邊城焉往伯顏遣其甥胡應雷持諭與約四月宋徵貴爲樞密  
副使入衛貴不應詔十三年二月兵至臨安貴遂舉淮西州縣  
降得府二州六縣三十四戶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七口一

百二萬二千三百九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軍  
統制爲備而復叛貴使其從子招之福怒斬其使貴至城下好  
語語福請降入城福信之門開而伏兵起福被執貴蒞殺其  
三子大淵大源并殺福十月貴請入覲令其孫貽孫權宣撫事  
賜銀鈔幣甚厚十五年二月與范文虎並爲中書左丞以江南  
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貴分道撫治軍民檢覈錢穀察郡縣被  
災情形舉劾多當上意十七年二月貴請老許之仍官其子孫  
陳奕者初諂事賈似道之王工陳振民爲兄以求進自小官  
躡貴顯爲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程鵬飛旣降以兵攻黃州奕  
遣人請降于壽昌軍且求名爵伯顏曰汝但率衆來歸何慮名  
爵許以沿江大都督奕喜遂以城降其子巖知安東州奕遣人  
至漣州出家雨示之巖亦降世祖授巖淮東宣撫使十二年五

月巖乞解官終制不許十三年七月宋姜才帥步騎來攻灣頭  
堡巖大破之獲米五千餘石加參知政事行省淮東二十二年  
進征東行省左丞同征日本二十四年五月江淮平章沙不丁  
議裁南官帝曰除陳巖呂師夔范文虎諸人餘從卿議其見信  
任如此世祖嘗名諸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  
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積不平故莫有鬪志帝曰似道  
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耳汝主何負焉誠如汝言則似道之輕  
汝輩也固宜符寶郎董文忠從旁詰之曰似道誠薄汝矣而君  
則貴汝以官富汝以祿未嘗薄也今有怨於相而移於君坐視  
國破如臣節何衆皆慙謝而退

蒲壽庚福建泉州人宋閩廣招撫使見宋事不可支以全軍來  
降宋幼主過泉城衆欲起應之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

攻城宋宗室之在城者謀欲為內應壽庚置酒延宗室議城守  
 事酒半盡殺之世傑攻城三閱月不下遂解去世祖嘉其功進  
 昭勇大將軍子若孫並加顯爵樵書云明太祖初禁蒲姓不得  
 讀書入仕與衢州留夢炎家子  
 姓赴考者責令書一結曰並非夢炎子孫方准入試  
 按夢炎與文天祥同宋狀元宰相而仕元寃不終者

冊曰襄樊上流半壁屏蔽淮南西江藉以牽制一旦反戈  
 船輕風利雖背故國實功新朝宜補紀載元勳永標

元時年已八十闕三歲而歿有  
 二十四年關公今日死何似四年

塞者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鳴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續弘簡錄卷十八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九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 遠平戒山學

功臣三 平宋

兀良合台 子阿木 伯顏 附孟祺 阿里海牙 阿剌罕 塔出

懷都 完者都 忙兀台 隋世昌 李庭 朱國寶

阿塔海 張禧 子弘綱 張弘範 兄弘畧 李恒 李德輝 附呂瑩

兀良合台蒙古人速不台子也 世系見父傳 方憲宗為皇孫尚幼太

祖以兀良合台世為功臣家使護育於潛邸分掌宿衛從諸王

攻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又從討平孛烈兒乃捏迷

思諸部時憲宗初立大理方結好於宋帝銳意圖宋乃命皇弟

忽必烈先進兵討西南夔以兀良合台總軍事癸丑 廟碑作壬子 秋

馮旗西行大軍自晏當嶺入雲南境摩步二部長唆火脫因塔

裏馬迎降冬過大渡河至金沙江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  
至寨柵俱下遣其子阿朮進取龍首關從太弟入大理國甲寅  
廟碑作秋分兵取附都鄯闡轉攻合刺章蓋烏蠻也進次羅部  
是年府大理渠長高昇泰紀作高祥志作高泰祥集諸部兵拒戰破之決可浪  
山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險且固選驍勇以  
礮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鉦鼓進而作作而止使  
不知所為如是者七日敵疲於守禦阿朮乘夜潛師躍入其城  
衆大潰追至昆澤擒國王段興智獻於朝師至乾德哥城阿朮  
環城立礮以草填塹率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乙卯攻拔不花  
合因阿合阿因等城及赤禿哥山寨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渾城  
又取忽蘭城魯斯國阿伯國先後請降進克阿魯山城師行凡  
二載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烏白契爨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

加無不欵服丙辰征白蠻波麗國阿朮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  
詔便宜取道與鐵哥帶兒合兵遂出烏蒙趨瀘江剗禿刺蠻三  
城却宋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通道嘉定重慶直抵  
合州濟蜀江與鐵哥帶兒會丁巳雲南平遣使獻捷詔依漢故  
事以西南彝爲郡縣加兀良合台大元帥選鎮大理以上廟碑俱作乙卯  
經六盤至臨洮與大軍合月餘復西徂烏蠻秋九月廟碑作丙辰九月  
遣使招降交趾不從進兵壓其境國主陳日奘廟碑作光廟隔江列  
象騎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軍爲三與戰蠻潰走至江駕舟逸  
去師入交趾越七日日奘請內附乃還復軍押赤城兀良合台  
病作將旋師阿朮戰馬五十匹夜爲禿刺蠻掠去分軍搜捕偵  
知有三寨匿馬山巔阿朮攀崖上擊破其寨盡得前後所盜馬  
凡千七百匹遂屠押赤城憲宗遣使來諭約明年正月會軍長

沙乃率騎兵三千蠻焚萬人破橫山寨關老蒼關徇宋內地宋  
陳兵六萬以俟阿木潛自間道衝其中堅乘勝擊逐躡貴州蹂  
象州入靜江府順流東下連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兵自入宋  
境轉鬪萬里未嘗敗北大小十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營潭城  
下月餘時太弟已渡江駐鄂州遣也里蒙古廟碑作曲領兵來  
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北渡與大軍合後十二年卒廟碑作至年  
七十二子阿木沉幾有智畧憲宗時從父兀良合台征西南  
彝率精兵爲候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降交趾累著奇功世祖  
卽位留典宿衛從征李璫有功拜征南都元帥治兵於汴至元  
初畧地兩淮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鐵城等柵軍還宋盛  
兵邀襄樊間阿木乃自安陽難克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  
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欽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

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  
也五年河南參政阿里海牙以兵來會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  
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得達六年  
秋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  
間阿木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兵以備新城明日貴  
舟果趨新城堡至虎尾洲追斬殆盡于是大治戰艦敎水軍築  
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援貴知德安府來興國又乘勢侵  
百丈山阿木與阿里海牙前後邀擊於灌子灘俱敗走八年文  
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木夾東西爲陣別令  
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文虎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遁阿木  
俘其軍獲戰艦甲械不可勝計九年破樊城外郭宋裨將張順  
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徑趨襄陽順被創死貴得入城俄乘

水漲出輪船欲順流還鄂阿木令諸軍艤舟待之沿岸束茨列炬火光燭天如晝追至櫃門關擒貴餘眾盡死先是襄樊兩城夾漢水宋兵植巨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梁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木命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達乃帥銳師截江而出遂拔樊城阿里海牙移攻具向襄陽城中大恐守將呂文煥降世祖本紀阿里海牙傳俱作十年事十年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木伏兵道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敗去十一年正月入覲與阿里海牙共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進口臣畧地江淮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曰朕意決矣詔大徵兵與丞相伯顏南伐秋九月師次鄂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二鄂南北兩城夾江漢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

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泛藤湖以達江僅三里甚便阿木從其言遂舍鄂去行大澤中宋騎兵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木奮槊馳擊生擒鄂州都統趙文義殺之進拔沙洋新城次復州時夏貴鎖大艦絕漢津為陣兩岸戒嚴阿木用千戶馬福計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將從陽羅堡西沙燕口入江軍至陽羅堡攻之不克阿木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伺隙擣虛可以得志遂乘夜遡流上二十里至青山磯宋師不知也值大雪夜半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諸將徑渡載馬後隨宋都統程鵬飛來拒阿木橫身蹀血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登沙洲急擊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諸將出馬於岸追至鄂東門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兵先遁始拔陽羅堡盡得其軍實阿木還渡江與伯顏會于武磯山議兵

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乃分兵水陸並趨鄂州焚其船三千艘煙燄漲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降十二年春黃蘄江三州降卽率舟師趨安慶下池州宋賈似道擁兵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如開慶約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難保且宋人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宜速進兵若有失我任其咎師次池州下流之丁家洲時似道以精銳七萬盡屬孫虎臣爲前鋒夏竦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後伯顏令軍中作大柅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宋舟宋軍惟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合勢衝宋軍阿木與虎臣對陣舉巨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數千乘風直進挺

身登舟中施突入敵中諸軍繼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遽鳴鉦收軍舳艫顛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橫擊深入伯顏令步騎左右掎之死者過半江水爲之盡赤似道與虎臣單舸奔揚州帝以宋重兵在維揚臨安倚之爲重命阿木分兵駐揚州以斷宋淮南之援四月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乃造樓櫓戰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樹水柵于揚子橋以絕宋糧道且爲瓜洲蔽時伯顏奉詔赴闕七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操戰艦曰黃鵠白鷁萬餘艘次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沉鐵碇于江中非有號令毋得起碇以示死戰阿木登石公山望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選善射者千人載



巨艦分兩翼交射阿朮居中合勢大戰自辰至午乘風以火矢  
燒其篷檣風惡火熾宋前軍大亂猝不能起旋赴江死者數萬  
後軍散走追至岡山獲白鷓子七百餘艘自是宋不能軍九月  
阿朮築灣頭堡姜才將步騎來攻阿朮擊走之十月拜中書左  
丞相帝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仍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  
安獨阿朮留駐瓜洲以絕揚州之援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  
諸城降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若不絕其聲援  
塞彼糧道恐東走逼秦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高  
寶餽運留屯新城以逼秦州更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以捍  
灣頭堡戒曰宋軍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六月姜才聞  
高郵米運將至夜出步騎犯丁村比曉伯顏察兒來援所將皆  
阿朮牙下精兵旗畫雙赤月衆軍望見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

其旗皆遁才僅以身免庭芝挾才東走阿朮率兵追襲庭芝入

秦州秦州守將孫良臣史作孫貴胡唯孝開北門納欵庭芝才俱被執

戮之揚州市乃申嚴士卒禁侵掠有武衛軍校奪民二馬卽斬

以徇淮南北平九月入見陳宋俘秦先後所得江淮兩浙湖南

北爲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縣七百三十三戶九百三十七

萬口一千九百七十二萬第功行賞實封秦興縣二千戶二十

三年受命北伐叛王昔刺木等明年凱旋又西征至哈刺霍州

以疾卒追封河南王名臣事畧云阿朮開敵所在忠勇奮發卽

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

冊曰自古開疆必由中土惟茲蹠宋入自南阻幹腹計成

積薪厝火馴至燎原知者莫補

伯顏蒙古巴隣部人世爲其部千戶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

開西域遂鎮焉伯顏長於西域輟耕錄云伯顏嘗至于闐國得

筋骨脉絡皆見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至元初入奏事世祖見

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遂留禁中恒預謀國事敕以安童

女弟妻之拜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出一二語決

定省中讐服曰真宰相也十一年正月荆湖行院阿里海牙平

章阿木入覲並請大舉伐宋帝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請以伯

顏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帝可其奏乃與天澤並拜

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

一或致敗事復改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乃以伯顏領河南等

路行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陞辭天澤至中途疾作表請專

任伯顏九月甲戌朔會師襄陽分軍三道並進伯顏與阿木由

許州趨漢江趨郢州遇霖雨小益無進

渡大江而憚此潢潦邪名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

濟癸巳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為城宋人又

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

堡亦施杙設攻具堡之西有溪南通藤湖至漢江僅三里遣總

管李庭劉國傑攻拔黃家灣堡蓋舟由藤湖入江諸將請曰郢

城我之喉襟不取恐妨歸路伯顏曰用兵固有緩急攻城下策

也大軍之出豈直為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木殿後

十月甲子次沙洋堡遣人招之不應會日暮風起

經世大典云用者能祭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城遂破丙寅克新

城十一月丙戌下復州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木

使阿里海牙來請渡江期伯顏不答明日復來又不答阿木乃

自至伯顏曰此大事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虛實邪

自至伯顏曰此大事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虛實邪

潛刻期別去乙未大軍次蔡店遣諸將往覘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夏貴以戰艦萬餘分據上游都統王達守陽羅堡荆湖宣撫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阿术言漢口水急且有備不若回舟輪河轉取沙蕪口可入大江伯顏復使覘之貴亦以兵拒守乃趨圍漢陽聲言欲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十二月丙午軍次漢口伯顏乘間遣奇兵倍道奪沙蕪口引船入輪河轉沙蕪徑入大江伯顏率戰艦踵至屯布萬騎於江北下令修攻具進逼陽羅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曰我輩受宋厚恩誓以死戰安有降理我宋天下如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伯顏麾諸將力攻三日不克謀於阿术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遡流西上爲擣虛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渡則急遣人來告乙卯分遣阿里海牙

督萬戶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阿术

意

率軍還渡南岸丙辰報至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宋軍大潰貴走至白虎山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吾正欲遣使宣陽羅之捷今貴走是代而使不必追也已未師次鄂州鄂恃漢陽爲蔽將戰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宋守將皆降

綱目云幕僚張山翁獨不屈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去江淮招討使汪立信扼吭死伯顏求其後厚卹之曰忠臣之家

也遂撤宋兵分隸諸將麾下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分省于鄂

規取荆湖而自與阿术統大兵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阿术取黃州癸未伯顏取蘄州丙戌克江州至湖口繫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成遣萬戶史弼禱於大孤山神頃之風息大軍畢渡二月壬寅朔下安慶丁未次池州宋權州事趙鼎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入城令具衣衾葬焉賈似道督師蕪湖遣

宋京以荔子黃柑遺伯顏致書請還已降州郡願貢歲幣如前  
約伯顏遣千戶囊加歹同其介阮思聰經世大典作袁克巳還報使語似  
道曰如君臣相率納土卽當奏聞否則備爾甲兵以決勝負似  
道得書不報庚申發池州壬戌次丁家洲似道都督諸路軍馬  
號百萬以夏貴孫虎臣爲前鋒迎敵伯顏命左右翼率騎兵夾  
岸進萬弩齊發阿朮操戰艦擣其中堅擊以巨礮宋軍大潰似  
道東奔揚州甲子師至太平無爲鎮巢和州諸守將相繼迎降  
庚午師次建康之龍灣大賚將士三月癸酉宋建康守將以城  
降鎮江寧國江東淮西州郡以次歸順時江東大疫且饑伯顏  
開倉賑之兼遣醫治疾民大悅帝諭伯顏按兵遣國信使廉希  
賢等詣宋行至廣德軍爲宋人所殺帝聞之怒趣進兵宋遣都  
統洪模移書言殺使之事天皇太后及嗣君皆不知實邊將罪

願輸金幣請罷兵伯顏曰彼爲譎詭計以伺我虛實耳當擇人  
同往宣布威德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至平江宋人又殺  
之四月帝下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高再舉伯顏奏曰宋  
人據江湖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電擊風馳取之恐後少縱則  
逸而逝矣帝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請  
五月復召伯顏赴闕七月見帝于上都進位右丞相伯顏辭曰  
阿朮功多臣宜居後帝以阿朮爲左丞相伯顏受命還行省付  
以詔書俾諭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視沂州諸軍調淮東元帥李  
魯歡一作博羅歡阿里伯以所部兵泝淮而進九月庚辰會師淮安  
城下伯顏親臨南城堡揮諸將長驅而登平其南堡丙戌次寶  
應戊子次高郵十月圍揚州召諸將指授方畧留李魯歡阿里  
伯守灣頭新堡衆軍南行至鎮江十一月乙亥伯顏分軍三道

期會臨安阿刺罕等為右軍以步騎自建康出四安趨獨松嶺  
董文炳等為左軍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阿  
瑒海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壬午伯顏軍至常州先是常  
州守判以城降既而都統制劉師勇與張彥王安節等復據之  
伯顏射書城中謂勿以已降復叛為疑不應遂叱帳前軍登南  
城豎赤幟城上諸軍見之大呼曰丞相登矣師畢登宋兵大潰  
屠其城續資治云伯顏命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上至并人以  
築之且殺民煎膏取其油作礮及城破盡屠其民惟七  
人伏橋師勇變服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但令師勇所過  
坎獲免城守者膽落矣遣萬戶懷都先據無錫州忙古歹巡太湖庚寅  
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十二月辛  
丑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幼主及謝太后書併宋大臣與  
伯顏書來見垂泣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且在衰經中自古

禮不伐喪乞班師敬如約進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  
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上卽位之初奉書修好汝國執我  
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信使過將誰  
歸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氏納土乎李圭出降乎爾宋昔得天  
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輟耕錄云宋之  
興始於後周恭  
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亡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  
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主幼失國宋亦以主  
幼失國周有太后在宋亦有太后甲辰軍次平江宋遣尙書夏士  
后在始終興亡之數昭然如此甲辰軍次平江宋遣尙書夏士  
林侍郎呂師孟右史陸秀夫奉書稱姪請和不許癸亥伯顏發  
平江以忙古歹范文虎行兩浙大都督事取湖州十三年正月  
已巳克嘉興乙亥宋宰臣陳宜中遣御史劉崑易宋主稱臣表  
副本且致書伯顏約面議降事辛巳軍至崇德壬午次長安鎮  
宜中違約不至癸未進屯臨平鎮甲申次臯亭山宋遣知臨安

府賈餘慶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乙酉軍至臨安  
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閱視城堡俄聞降將洪  
模來報宜中與張世傑劉師勇等挾宋益王昰廣王昺下浙江  
航海去伯顏亟遣勁兵追之不及宋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  
樞密謝堂來見伯顏顧天祥舉動非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天  
祥數請歸伯顏曰勿急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  
與我相共令館伴羈縻之遣餘慶還易宋主削帝號降表已丑  
駐軍臨安城北湖州市遣囊加歹先以傳國璽入獻庚寅伯顏  
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湖浙江宋宗室大臣  
來見宋主易稱臣降表及諭未附州郡手詔至令鎮撫唐古歹  
罷遣天祥所募義兵二萬餘人壬辰伯顏登獅子峰觀臨安形  
勝命唆都撫諭軍民部分諸將共守城護宮分宋三衛諸衛兵

於各翼以俟調遣其新募軍願歸者聽遣降將招諭浙東嚴發  
衢信諸州二月庚子宋主率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承制以  
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始入治府事復命張惠  
等籍宋軍民錢穀數閱實倉庫收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移宋  
主居別宮禁軍民不得侵壞宋氏山陵癸卯謝后命吳堅賈餘  
慶謝堂家鉉翁劉昂與文天祥並充祈請使楊應奎趙鼎爲  
奉表璽官赴闕請命伯顏拜表稱賀曰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  
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昧弱敢天威之抗始于戈之爰  
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  
葉統接于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域際丹崖而述職奄  
瀚海以爲家獨此昏愚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  
以敵王師連兵負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

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旋輒詐謀之  
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連海三城  
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樊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  
出於自求怒致開於斯赫臣等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  
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  
尙無度德量力之心存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謂根  
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獨松董文炳進師海渚臣與阿瑒  
海忝司中闕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旣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已  
下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知窮蹙迭  
致哀鳴始則有爲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  
何益於實事率銳卒直抵於近郊召來用襲之大臣放散思歸  
之衛士囑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諸將一片之降旛始

暨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  
茲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如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  
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敬陳  
虎拜之辭謹奉表稱賀戊申堅等發臨安夏貴以淮西來降三  
月丁卯伯顏入臨安俾孟祺籍宋禮樂祭器冊寶儀仗圖書庚  
午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伯顏留阿剌罕董文炳治省事俾經  
畧閩粵忙古歹以都督鎮浙西峻都以宣撫鎮浙東而自護宋  
君臣北上西浙平凡得府八州六軍一縣八十一戶二百九十  
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二口五百六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七乙亥  
伯顏命臨安宋主母后及福王與芮而下官屬從行者數千人  
五月伯顏以宋主至上都帝御大安閣受降命伯顏告天地宗  
廟大赦天下帝勞伯顏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

爲食邑先是太宗曾孫海都者世居北方常爲邊患帝封皇子南木合爲北平王統軍鎮其地旣而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以叛仍命伯顏討之遇于幹魯歡河夾水而陳相持終日伺少懈麾軍爲兩隊掩其不備破之昔里吉走死十八年二月命從燕王真金撫軍北邊帝曰伯顏才兼將相忠於所事故俾從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當伯顏之還朝也詔百官郊迎平章阿合馬先詣官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阿合馬謂其輕已乃誣以平宋時私取玉桃蓋帝察之無驗至是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二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代總其軍邊兵嘗乏食伯顏令軍中採蔑快葉兒及菡敦根人各貯四斛草粒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饑諸王乃顏者烈祖元孫也素蓄異志或告乃顏反命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

與驛卒旣至乃顏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馳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與健馬得脫還自狀乃顏果反帝親征伯顏奏李庭董士選將漢軍爲前鋒乃顏黨金家奴塔不台進逼乘輿漢軍力戰乃顏卒就擒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鎮

和林

和林置知院自此始

二十九年宗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叛詔伯顏

往討遇于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伯顏令曰汝寒君衣之汝饑君食之政欲効力此時爾於此不勉將何以報麾諸軍退後者斬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奮明里鐵木兒敗走軍中獲諜者伯顏遣賚書明諭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來降未幾海都復犯邊留伯顏拒守廷臣或譖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帝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伯顏居大同俟命三十年冬驛召至京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將立親王有違言伯顏握



劍立殿陛陳祖訓宜顧命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下拜加伯顏  
 太傅錄軍國重事江南三省累請罷行樞密院帝問於伯顏時  
 已屬疾張日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遂  
 罷湖廣江西江淮三院事歸行省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東  
 北雨木冰庚子卒年五十九大德八年加封淮安王諡忠武延  
 佑初詔立祠杭州給田以共祀事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離人  
 當伯顏伐宋授祺為行省諮議諸將爭趨臨安伯顏問計祺曰  
 若以兵相迫宋必竄閩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遺  
 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伯顏從其  
 言祺自請為使徵降表至宋取宋國璽十二枚出伯顏將親封  
 之祺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謹恐異時姦人妄相  
 染污終不可自遂止伯顏奏祺前後功累官浙東按察使

冊曰宋運已阨特簡斯人摧枯拉朽若風掃塵惟遵弗殺  
 為時曹彬忠能致主澤在保民

阿里海牙綱目作涯畏吾兒人初生胞中剖而出父以為不祥將棄

之母不忍比長聰辨有膽畧家貧嘗躬耕舍耒歎曰大丈夫當  
 垂功竹帛何至槁項馱馱去求北庭書讀之一月而盡用薦者

得事世祖漸見擢用姚燧神道碑云大將十鄰吉帶薦其忠謹  
 得宿衛從濟江帝射虎未殪海涯捨馬挺

牙衝殺之吹鄂先衆而登禽一 事至元五年命僉河南行省事與阿木劉整取襄陽始帝之遣  
 諸將也命博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斃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

丈楚山盡鹿門堡俾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  
 聯亘諸堡為必取計城中糧儲多呂文煥拒守五年終不下九

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堅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

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報可會西域人獻新礮法挾之來軍中為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作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發水軍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語詳阿術傳既而移攻具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城中洶懼多踰城降者阿里海牙身至城下與文煥折矢為誓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阿里海牙行荆湖樞密院事鎮襄陽因奏自古荆襄用武之地今漢水上游已為我有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必可平會阿朮入覲力贊其議詔益兵十萬拜伯顏為行省左丞相阿朮為平章阿里海牙進右丞同伐宋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師由沙蕪口入大江宋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磯鄂州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

山帶江為江南要區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岳潭皆未下不得一大將鎮撫其地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矣乃分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州而自與阿朮將大兵東下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意禁將士毋侵掠民人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阿里海牙言江陵地居上流宋倚之為重鎮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待江水泛溢鄂漢之城恐亦難守帝從其請進徇江陵與宋鄂州安撫高世傑遇于洞庭湖兵船成列而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而自帥兵左右夾擊世傑敗走追至桃花灘力屈而降誅之遂下岳州至江陵縱火焚其柵宣撫朱禩孫制置高達恐即以城降遂入城釋繫囚放戍券軍除其徭役及法令之繁苛者傳檄歸峽常德鼎澧隨辰沅靖郢復均房施荆門及諸猺峒無一梗阻以江陵地圖來上請曰荊州西距梁

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收新附來遠人帝覽奏喜語近臣曰伯顏兵東下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方憂之恐荆蜀連兵順流猝至今荆南旣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卽命右丞相廉希憲出鎮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北至鄂爲書招潭州守帥李芾不聽因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破其木堡流矢中胸創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拒守十三年正月芾力屈自殺諸將欲屠城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百萬若悉加屠戮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由是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州郡守臣皆率民來迎曰聞丞相體上帝好生之德所過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降獨宋知邕州馬堅守靜江不下阿里海牙貽書

許以廣西大都督堅焚書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地以涸其隍城破堅被執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悉坑之斬堅于市分遣萬戶脫溫不花狗賓融柳欽橫邕慶遠齊榮祖狗鬱林貴廉象脫隣狗潯容藤梧皆下宋特磨道主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土官分兵戍諸要害自還潭州旣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民文才喻周隆羅飛賀十二咸起兵應舒黃蘄相繼亦起詔命討之且畧地海外阿里海牙旣誅才喻等至雷州使人招諭瓊州安撫趙與珞不聽遂自航海五百里至白沙口執與珞冉安國黃之紀宋史作傑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地降八番羅甸諸蠻以其長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十六年入覲獻金三千五百兩白金五萬三千兩南臺御史

大夫相威檢覈阿里海牙所俘男婦得萬二千餘口帝令盡放  
 為民相威復奏阿里海牙占降民一千八百戶為奴自置吏責  
 其租賦阿里海牙謂征行所得帝曰如果降民宜速還有司若  
 征行所得令御史臺籍其數量賜有功者十八年奏請徙省鄂  
 州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得州凡五十八峒徭山  
 獠不可勝計未嘗專事殺戮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  
 焉碑云初籍民田租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  
 足於用始權抽戶調三之一時以為虐然較江浙諸省槩增  
 倍蕞獨西南二十一年四月親行海濱收集古城潰卒同鎮南  
 王脫歡征交趾敗其兵于萬劫江還朝加湖廣左丞相自陳其  
 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其矜功邀賞阿里海牙  
 自辨有旨逮魯瞻赴行臺質問相威曰為臣敢爾欺誑邪御史  
 何罪奏釋之未幾卒追封楚國公諡武定後乘哥專政遣其黨

夏東木鈞考荆湖錢穀乃籍其家貲送至京

阿刺罕札刺兒氏虞集世勳碑祖撥徹父也柳干皆有戰功死

於陣碑云祖父俱事太祖以忠勇見知上嘗與名赤溫戰阿刺

罕襲萬戶世祖命以所部軍擊破阿藍答兒渾都海之兵於昔

門禿追至河西而還從伐宋伯顏與阿木會師襄陽命阿刺罕

率諸翼軍攻郢復二州奪郢之南門堡復帥騎倍道兼行拒守

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東畧壽昌得米四十萬斛充軍餉統左翼

軍順流東下沿江州郡悉降拜參知政事鎮建康伯顏還取臨

安分軍三道並進阿刺罕由西道趨溧水深陽攻破銀樹東壩

至護牙山慶豐圩歷敗宋師由建平縣進取廣德軍先是宋廣

德守張濡殺國信使廉希賢等及阿刺罕軍次安吉州濡率兵

遁走追斬之宋降伯顏受詔赴闕留阿刺罕同左丞董文炳治

省事旋命攻浙東漸入閩招降蒲壽庚于泉州追襲宋秀王趙  
與一作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里斬步帥李世達于陣殲  
其軍獲秀王及其弟與慮子孟備皆不屈死降部曲淮卒三千  
人江南平授江東宣慰使尋拜行省左丞相統諸道兵四十萬  
征日本行次慶元卒于軍  
塔出布兀刺氏幼孤長善騎射至元初入侍世祖占對多稱旨  
授山東統軍使九年改僉行樞密院事數將兵攻下瀕淮堡柵  
分遣步騎趨漣州攻破射龍溝五港口鹽場白頭河四城轉移  
淮西令城正陽以扼淮海宋將陳奕屢率安豐廬壽等州兵撓  
其役塔出選精銳且戰且築城成宋復造戰艦于六安謀攻正  
陽塔出覘知之率騎焚其艦餽饌久不繼潛取安豐麥以餉軍  
復出奇兵敗宋師于橫河口朝議淮上諸郡爲宋北藩籬城堅

兵精攻之難猝下徒老師無益宜先渡江剪其根本留兵淮甸  
絕其聲援則長江可乘虛而渡於是命塔出爲淮西參政取安  
豐廬壽諸州宋夏貴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幾陷帝  
遣塔出往救道出潁州遇宋兵攻潁戍卒僅數百人時盛暑塔  
出權發官庫弓矢驅市人出戰預度潁之北關攻易破急徙民  
入城伏兵以待宋果夜焚北關火光屬天塔出率衆從暗中齊  
射宋軍退敗之于沙河明日長驅抵正陽時方霖雨突圍入城  
堅壁不出俄天霽乃與右丞阿塔海分帥銳師渡淮至中流死  
戰宋軍潰正陽圍解從伯顏以舟師與宋戰丁家洲賈似道敗  
奔揚州遂分兵四出克池州取太平順流下建康舟徒江陰常  
州皆望風迎降十三年命領淮西行省事時沿淮諸州新附至  
則禁侵掠撫瘡痍練士卒備姦宄境內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

征虜東所至溪峒納欵廣東平再遷江西宣慰使宋益廣二王  
走保嶺海復改宣慰爲行省移治贛州命張弘範李恒呂師夔  
出師嶺海以塔出留後供軍餉初江西甫定帝命隳其城塔出  
表言豫章諸郡皆瀕江爲城霖潦泛溢無城必至墊溺隳之非  
便降附之初有謀叛者旣敗獲塔出謂同僚曰此撫治乖方所  
致也止誅渠魁盡釋餘黨瑞州張公明懋左丞呂師夔謀不軌  
塔出廉知其誣曰狂夫欲脅求貨耳若遽問朝廷則大獄將起  
連及無辜且師夔旣承行省詎肯妄圖若遲疑不決恐彼驚疑  
反生意外乃斬公明而後聞帝是之十七年入覲卒于京年僅  
三十七妻明理氏以貞節旌次子泌宰牙仕至征東行省左丞  
妻伯牙倫郡王孛魯歡女亦守義有賢行  
懷都斡魯納台氏祖阿不魯與太祖同飲渾河水總大軍伐遼

東諸部後討西夏大戰于合刺合察兒擒其主太祖盡賜以夏  
主遺物授蒙古軍千戶尋老以子不花襲中統二年不花卒子  
幼懷都以兄子繼其職李壇叛從親王哈必赤圍濟南壇四面  
衝突求出懷都直前奮擊壇退走入城壇誅第功居最至元初  
授山東統軍使從征襄陽西渡漢江宋遣水軍截歸路懷都選  
士卒浮水殺宋軍奪其戰艦軍次淮南天長至五河口與宋兵  
戰屢敗之命守鹿門山白河口一字城進攻樊之古城堡堡高  
七層懷都夜勒士卒親冒矢石奪之襄陽旣降帥師屯蔡息還  
城正陽宋夏貴來攻逆戰退之遂畧地安慶北渡至柵江堡敗  
宋軍三千餘已復南渡江駐兵京口諜知宋平江軍出常州懷  
都率千人至無錫與宋兵遇大戰殲其衆命領軍護焦山江岸  
仍往揚州灣頭立木城以兵戍守未幾還守鎮江從右丞阿塔

海攻常州宋兵自平江來援懷都提兵至橫林店與之遇奮擊大破之直取秀州已復同元帥張弘範徇溫州撫治迤東新附軍民授浙東宣慰使討台慶叛者戰于黃奢嶺又戰于溫州白塔屯寨所至輒克累官行省參政卒于處州不花子忽都合兒既長分襲千戶從平宋有功授浙西招討使

完者都欽察人廣額豐額髯長過腹驍勇而樂善好施聽讀史聞忠良則喜遇姦諛則怒以材武起家從世祖攻鄂州先登已從阿木圍襄樊攻沙洋新城由沙蕪口渡江入臨安下揚州皆有功江南平入見帝頷謂侍臣曰真壯士也賜名拔都魯至元十七年漳州民陳桂龍及其兒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劫掠汀漳間據高安砦命完者都往討加福建征蠻都元帥而慰遣之許

又宜行事時建軍賊黃華亦聚黨三萬號頭軍弔眼七俱厥完

者都先引軍壓其輦賊驚懼乞降明日勅諸軍大獵以耀武令華等縱觀之適一鵬翔空中完者都引弓仰射鵬應弦而墜華大懼服乃聞于朝請與俱討賊制授華征蠻副元帥軍行悉以咨之華遂爲前驅導副元帥高興進兵連破其五寨追擒弔眼于于壁嶺斬首漳州市餘黨悉平桂龍率衆來降諡流之邊地入朝拜江浙左丞初浙西私鹽盛行吏莫能禁至則案行松江上海收鹽徒五千隸軍籍久之遷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卒于官大德二年追封林國公諡武宣子十四人皆仕孫二十四亦多

貴顯者

按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其文大同小異蓋一人誤分爲二者傳稱賜名拔都魯

按都之名重出蓋沿誤于此

忙兀台

一作忙古歹

蒙古達達兒氏事世祖爲博州路總管至元八

年授鄧州蒙古萬戶治水軍于萬山南岸大軍攻樊城分軍爲

五道忙兀台當其一率五翼軍以進焚南岸舟暨雲梯于北岸  
登櫃子城奪西南角入城命步將據倉粟功在諸將右從伯顏  
阿木南征命與萬戶史格率麾下會鹽山嶺遇宋兵忙兀台突  
陣先入諸軍繼進戰敗之自郢州黃家原盪舟入藤湖至沙洋  
堡立礮座十有二焚其樓櫓拔羊角壩直抵新城將由漢口入  
江至蔡店聞宋兵屯漢口乃率舟師經鬪龍口至沙蕪以入次  
武磯堡宋將夏貴堅守不下阿木率忙兀台等軍乘雪夜泝流  
西上黎明至青山磯北宋將程鵬飛拒戰中流被七創敗走尋  
招降之又諭蘄黃安慶池州諸郡皆下師次丁家洲宋將孫虎  
臣來拒追擊之奪虎臣所乘巨舟已攻常州拔其木城擊叛將  
趙潛于豐登莊復招降湖州行省第其功命行兩浙大都督府  
事會宋二王逃入海詔與左丞唆都行省福州填撫沿海八郡

經世大典云宋將王用來降言是已死世傑等復立昂于彌洲  
其地無糧儲間州守臣欲給糧一萬石海道灘水淺急難轉  
運止有杏磊浦河運舟忙兀台尋召赴闕進左丞初忙兀台北  
聞其言即命諸將以兵守之

還唆都行省福建一日帝召唆都還命忙兀台暫往福州俟唆  
都至將移鎮潭州一書言唆都在福建麾下擾民致南劍等路  
往往殺長吏叛及忙兀台至招來七十二寨建寧漳汀稍獲安  
集有旨仍留鎮閩宣慰使王剛中以土人饒於貨頗擅威福  
忙兀台慮有變奏移之他道久之遷江淮平章先是宋降將五  
虎陳義嘗助張弘簡文天祥助完者都討陳弔眼又阿塔海  
征日本資以戰艦三省臣或言義有反側意帝使忙兀台察  
之至是攜義入朝保其無他且乞寵以官爵乃授義同知廣東  
道宣慰司事有譖忙兀台於帝者逮至闕封其家貲遣使按驗  
無狀復拜行省左丞相鎮江浙上言瀕海之民多鬻私鹽專



利今征日本可募爲水工役旣罷請以戰艦付海漕又言省治  
在杭州其兩淮江東財賦軍實旣南輸至杭更自杭北上徒勞  
頓非便揚州地控江海請移省治於此宿重兵鎮之且轉輸無  
往返勞復言淮東近地宜大興屯田歲入糧給軍所餘仍餉京  
師帝悉從之詔江淮管内重聽節制時行省已罷相銜以忙兀  
台所統地廣事繁獨授江淮行省右丞相屢以病求罷賜歸未  
幾復命出鎮江西到官四日卒方在浙時專復自用屢易置  
戍卒屯田無成平章不諳言官言其變亂成法帝每戒敕又嘗  
以私忿逼死行臺中丞劉璘璘之典鬪焉

隋世昌其先登州掖人其先世居萊陽金末隸軍伍主帥奇  
其貌以爲管軍部總領其先世居東寶來歸授萊州節度判官  
世昌其四子也身長八尺力能舉石爲鎗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

刺選充隊長宋兵犯海州戰却之進攻漣水軍先登身被數創  
衆從之克其城擢馬軍千戶中統初漣水復叛歸宋世昌軍于  
東馬寨屢擊敗宋兵遷淄萊萬戶府副都鎮撫守萬山堡轉管  
軍千戶會元帥劉整築鹿門使世昌董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  
拒且築不終夜而就復令止礮簾于樊城欄馬牆外夜大雪城  
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遂旦而礮簾立宋列艦江上世昌乘  
風縱火燒其船百餘樊城出兵鏖戰欄馬牆下世昌流血滿甲  
勇氣愈倍樊城竟破引兵由黃澗堡入漢江破沙洋攻新城世  
昌坎其城先上中數矢徑臂兕豸皆裂昏眩墜地少蘇挺鎗復  
進遂下新城明日丞相顏視所坎城高一丈五尺第功爲最  
從戰丁家洲又從圍揚州世昌絕其糧道兼搜湖泊宋兵聞鐵  
鎗名不敢近揚州平充城兵馬使從平章阿朮入見授管軍

總管戍揚州擊下野人原司空山等七寨進安撫使鎮潑浦授  
管軍萬戶世昌前後數百戰遍體皆金瘡竟以是疾卒加封定  
海郡侯諡忠勇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蕭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李氏家濟陰徙  
壽光世祖至元初以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戶從伐宋宋將  
呂文煥來攻萬山堡萬戶張弘範方接戰庭單騎橫槍入陣刺  
殺二人槍折倒持柄擊一人墜馬庭亦被二創復奪後軍槍力  
戰敗之除益都新軍千戶與宋兵戰襄陽城下追奔逐北直抵  
城門流矢中左股繼攻樊城外郭破傷額及左右手奪其上城  
進攻襄陽東堡破石屑焚其樓破一字城大軍攻樊城庭運  
薪芻土牛填城濠立雲梯城上矢石如雨庭屢中礮墜城下絕  
而復甦裹創再戰是者數回從伯顏發襄陽攻郢州與總管

劉國傑先登拔黃家灣堡盪舟入湖攻沙洋新城矢傷左脇破  
其外堡復中礮墜城下矢貫胸氣垂絕伯顏命剗水牛腹納其  
中良久乃甦累功授萬戶師次漢口宋夏貴領戰艦橫截江面  
軍不得前乃用庭計由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決其  
水攻之大軍徑渡江武磯堡亦破從阿木轉戰至鄂州順流東  
下與宋孫虎臣戰丁家洲奪船二十餘宋兵斷真州江路庭焚  
其舟聞貴欲由太湖援臨安亟出兵逆戰敗之裕溪口諸軍至  
臨安宋主降伯顏命庭等入護內城收集符印珍寶仍令庭與  
阿塔海護宋主至上都世祖嘉其勞賜金珠衣各一諭曰汝在  
江南已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今有違我太祖國憲者  
女徃征之卽加漢軍都元帥駐軍河西擊走叛臣霍虎追至大  
磧而還又襲禽叛王昔里吉脫脫木兒啟皇子只必帖木兒賜

之死復引兵會諸王納里忽渡捨迷兒河殲其餘黨河西悉平  
入朝賜益都居第單河官莊以父歿歸宗王乃顏叛驛召至上  
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其將塔不台金家奴來拒戰擁衆號  
十萬帝親麾諸軍合圍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胸貫脇裹創  
復戰帝遣止之方已庭策乃顏當夜遁乃引壯士持火器夜入  
其營礮發敵驚潰自相蹂躪死者亡算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兵  
雖多無紀律見車駕駐此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將  
遁旣而乃顏被擒帝南還庭又親縛塔不台金家奴以獻乃顏  
黨哈丹禿魯干復叛于遼東詔庭往討大小數十戰弗克庭整  
軍再戰流矢中左脅及右股追至一大河選銳卒潛負火礮夜  
泝上流礮發馬皆驚逸大軍潛於下流畢渡天明將戰其衆無  
馬遂敗哈丹禿魯干走死進拜尚書左丞相

太宗

嗣位睿遇尤至每進食必分賜武宗以皇子出鎮北邊庭請從  
成宗憫其老不許俄有旨拘漢軍馬濟北軍且令焚其鞍轡行  
糧諸物庭因感疾疾稍間扈從至上都卒至大二年追封益國  
公諡武毅

開日暗鳴叱咤敵人辟易齏裂胸穿銳進不息惟李惟隋  
萬夫之特數瀕死亡卒正床第有命自天何必縮澁

朱國寶其先徐人後徙寶坻父存器歷官修內司使嘗夜行  
盧溝橋獲金一囊坐待其主至還之世祖攻鄂州國寶攝千戶  
率鋒卒於中流遇宋師凡十七戰諸軍始畢濟從征襄陽督造  
戰艦築萬山堡及拔沙洋築新城皆有功初師次江上國寶願  
當前鋒奪船二十艘以獻伯顏壯之宋據上流方舟數百結爲  
堡柵伯顏指示曰而復能奪取是乎國寶卽奮往破其柵旣渡

江下鄂漢進兵臨岳州與宋戰于桃花灘獲其將高世傑已統  
古諸軍鎮常德知安撫司事時湖南既降惟辰沅靖鎮遠未  
下宋將李信李發結武岡洞蠻分據扼塞國寶擊敗之其衆退  
保飛山之新城思播蠻來援國寶復戰破之獲信發等獻俘江  
陵會諸道兵攻拔廣西靜江授管軍萬戶鎮梧州初宋臨安之  
破也張世傑挾二王由閩蹈海衆復滋蔓時南恩新州何華張  
翼謀舉兵興復國寶擊殺之降其民三萬餘戶遷海北海南道  
宣慰使蠻賊連結鬱林廉州諸洞恣剽掠復討平之渠長任龍  
光等率所部五千戶降尋移瓊州立官程更弊政訓兵息民具  
有條制南寧謝有奎負固不服國寶開示信義有奎感悟以其  
屬來歸於是黎峒民降者三千戶苗軍降者三十所破臨高蠻  
寇招降居亥番亭銅鼓博吐桐油等十九洞遣兵畧大黎密塘

橫山焚其巢生致大鍾小鍾諸部長十八人進廣西西道叅政  
以軍事至贛州卒于尊舍  
阿瑜海遜都思人祖瑜海拔都魯嘗從太祖同飲渾河水以功  
授千戶阿瑜海早歲襲職憲宗初從大帥兀良合台征雲南身  
先陷陣師還事世祖於潛邸至元九年命督諸軍攻襄陽拜中  
書右丞行樞密院事分兵解正陽之圍遂渡江與伯顏軍合克  
池州由建康抵鎮江時眞泰諸城尙爲宋守鎮江地扼襟喉城  
壁不固阿瑜海先立木柵爲保障計繼分兵屯瓜洲以絕揚州  
之援宋張世傑孫虎臣帥舟師陳焦山下勢張甚乃與阿木登  
南岸督諸軍力戰以火矢焚其舟大破宋師宋殿帥張彥與平  
江安撫劉師勇襲呂城遣萬戶懷都擊走之克常州降平江嘉  
興會兵臨安宋降伯顏命阿瑜海等以其幼主母后入覲詔復

趨瓜洲與阿朮議平淮南事拜行省左丞相移治臨安從征乃  
顏師歸奉朝請居京師卒封順昌郡王諡武敏  
張禧東安州人父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東仁義方走  
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爲金守蒙古兵圍信安仁義開門  
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度不能支乃舉城  
附授管軍元帥後攻歸德飛矢入口折其二齒鏃出項卒禧年  
十六從大將阿朮魯南攻徐州歸德復從元帥察罕攻壽春皆  
有功性峭直爲主將所忌誣以罪欲寘之法時王鶚侍世祖於  
潛邸禧密往依之鶚薦禧與其子弘綱俱入見從南征時方攻  
鄂州諸軍穴城以入宋樹柵爲夾城於內入戰輒不利命以厚  
賞募敢死士禧與弘綱應募由城東南入將至城下帝憫其父  
子俱入險地諭止一人進戰禧所執槍中弩矢折取弘綱槍以

進破城東南角有逗留不前者十餘人立城下弘綱復奪其槍  
入轉戰良久禧身中十八矢一鏃貫腹悶絕復甦世祖亟命取  
血竭飲之既愈復從大將納剌忽與宋兵戰于金口李家洲皆  
捷世祖卽位授新軍千戶從征李璫時宋乘璫叛遣夏貴襲取  
蘄縣宿州等城禧移兵攻之盡復諸城至元初擢唐鄧等州總  
管與宋將呂文煥戰于高頭赤山乘勝復均州改水軍總管令  
習水戰從攻襄樊宋夏貴率兵援襄陽禧從元帥阿朮戰却之  
會江水暴溢宋遣范文虎以戰艦千餘艘來援禧率輕舟夜銜  
枚入其陣插葦以識水之深淺及還阿朮卽命禧率四翼水軍  
進戰宋兵潰追至淺水奪戰艦七十從攻樊城焚其串樓敗宋  
將張貴于鹿門山行省集諸將問破襄陽策禧言襄樊夾漢江  
而城敵人橫鐵鎖置木橛于水中若斷鎖毀橛以絕其援則樊

城必下樊下則襄陽可圖伯顏用其策襄樊相繼下命禧爲水軍先鋒敗宋孫虎臣于丁家洲尋移屯黃池以遏宋援兵有功加水軍萬戶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至平壺島禧卽舍舟築壘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俄颶風大作它戰艦悉壞禧所部得完文虎等議班師時島中屯兵數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置於此悉去舟中所載馬濟其還至京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子弘綱字憲臣年十八父爲主將所誣繫獄弘綱直入獄中併受繫佯狂謔笑守者易之旣寢遂與其父逸去後從父攻城徇地屢有功襲萬戶盜起安吉弘綱率兵往捕未踰旬擒之從參政高興破建德溪寨諸賊授河南諸翼征行萬戶從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師次八番與叛蠻宋隆濟等力戰而破追討齊

郡公諡武宣

張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柔子也善馬槊間能爲詩歌年二十授行軍總管從討李璫于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汝無怠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弘範營城西璫每出軍侵突獨不向弘範營弘範曰我營險地璫故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濠開東門待之夜浚濠益深廣璫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跨濠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柔聞之曰真吾子也璫旣誅弘範亦以例罷兵柄世祖念其有濟南功至元初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俄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沒盧舍弘範輒免民租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對曰今歲水潦不收

倘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至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謂其知大體勿問典章云至元五年弘範於古宅得玉印會史天澤督諸道兵圍襄陽授弘範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廷議以益都兵本墮舊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戎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復之援弘範建言曰國家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無非重人命而待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肯禦者且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寧有自斃之時乎若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天澤用其言移弘範兵戍萬山既城與將佐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衆欲退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卽擐甲上馬遣偏將李庭當其前親

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攻樊城流矢中其肘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掾故粹難下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明日出銳卒先登拔之遂下襄陽丞相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軍循漢江東畧郢西南取武漢堡轉戰而前諸軍繼進宋師潰長驅至建康時方暑帝遣使諭伯顏緩兵弘範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然緩急之宜非可遙度今敵已奪氣正當乘破竹之勢取之豈宜延緩使敵得爲計丞相馳詣闕面論形勢得旨進師次瓜洲宋姜才統勁兵二萬出揚子橋夾水爲三疊陣弘範從元帥阿朮出先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弘範佯北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範弘範旋轡

迎刺應手斃馬下奮戈急擊才潰走宋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于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橫擊至圖山東奪戰船八十艘俘斬無算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從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伯顏次臨安近郊取宋主稱臣表來上師還授江東道宣慰使聞宋益王昀世傑等復立衛王于海上閩廣響應帝命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往征之陛辭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劍甲為請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且曰劍汝之副也不用命者以此誅之將行薦李恒為副至揚州選將校水陸分道而南以弟弘正為先鋒戒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兵皆持滿以待弘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忽麾軍連攻他寨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以西南乃乘虛擣其北門拔鮑浦

寨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弘正執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弘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焉由潮陽發船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知衛王所在進次厓山宋軍結大船千餘碇海中中艦而外舳四周起樓櫓如城橫亘百餘里厓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乘潮不可進弘範由山之東引舟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宋舟

大典云宋以烏蛋船千隻艦大舟之北弘範夜操小艇帶勁兵潛取之船中並皆海民不習戰攻殺靡遺即取烏蛋載草灌油乘風縱火欲焚宋艦宋預以泥塗艦懸水筒無數火船至鈎而沃之竟莫能燬李恒謂弘範曰賊船正當海港宜急攻之恐彼乘潮遁去不能成且出騎兵斷汲路燒其宮室世傑有甥在弘範軍中三使招之不應

大典云弘範以世傑本其父柔之故卒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可移也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將戰或請先用礮弘範曰礮起則舟散吾分追非所



利不如戰也乃四分其軍令恒等軍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  
軍居西南與宋軍相去里許令曰宋舟東艤厓出潮退必南遁  
急攻之勿令去聞吾樂作乃戰先麾北軍乘潮出戰不克恒等  
順潮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宴氣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豫構戰  
樓於舟尾以布幟障四匝之俾將士負盾而伏令曰聞金聲起  
戰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幟弓弩火石交發  
頃刻并破七舟宋臣陸秀夫先沉妻子抱衛王曰官家事急矣  
遂赴水死從死者十萬餘人嶺海平弘範磨崖山之陽勒石紀  
功而歸大典云時浮屍蔽海有卒見一屍小而背衣黃衣負印  
上云詔書之寶遂取寶以獻弘範知為昂也急求之已  
不得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病甚沐浴易衣  
冠扶掖至中庭而闕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  
劍甲付子珪口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語竟端坐而卒

四十三延祐六年加封淮陽王諡獻武子珪見宰相傳

範素敏悟身長七尺修髯如畫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弘範後至伯顏曰祖宗之初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  
貴近無所貸爾何敢後弘範徐進曰臨陣未嘗後受賞聽居先  
何為不可伯顏為之俛首簿錄宋內府金帛都事夾谷之奇與  
焉既而多所遺失將就考驗弘範曰之奇名士行義有素以官  
爵家帑保其無私後誣果白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  
明自生御眾賞罰信用則人致力不懷怨怒

嘗從父鎮杞徙亳權順天萬戶虞集廟堂碑云順天者故保州  
以柔故升府後改名曰保定兄弘畧字仲傑

從征四川憲宗以其幼賜錦衣還鎮李壇反宋夏貴乘虛北奪

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斬利津四縣弘畧率戰船過

之渦口貴退保斬更發亳軍攻之宋兵焚城宵遁盡復所陷州

縣壇誅追問當時與壇通書者獨弘畧書皆勸以忠義事得釋

俾解兵柄宿衛京師及城大都佐父柔為築城總管城成授淮

東道宣慰使尋移江西饒州盜起犯都昌弘畧謂饒非吾屬然

賣人簡錄

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起者乃使人直  
擣其巢生縛賊首磔于市令曰不操兵者皆為平民一無所問  
頃之以疾歸毫有讒貴臣子在江南買田宅樂而忘歸者詞連  
弘畧或曰公未嘗在江南宜入見自辨弘畧曰辨之則言者獲  
譴矣吾寧稱疾家居後見上于龍虎臺請曰臣之子珍長矣願  
備宿衛世祖賜之酒且曰卿年未老何遽謝事命為河南叅政  
卒追封蔡國公諡忠毅

李恒字德卿其先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為西夏國主其祖為  
夏主之子守兀納刺城太祖經畧河西城陷不屈死子惟中方  
七歲求從父死宗王合撒兒留養之從經畧中原有功授淄川  
達魯花赤蓋恒父也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已子中統三年  
命為尙書斷事官恒以讓其兄李壇反恒從惟中棄家入告變

壇怒繫恒監門于獄壇誅得出世祖嘉其忠累授益都淄萊新  
軍萬戶從伐宋圍襄陽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斷其陸路守  
將呂文煥等以漁舟浮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  
進攻樊城恒以精兵渡漢自南面先登伯顏大會師至陽羅堡  
宋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戰益力卒射殺  
松已從伯顏東下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仍遣恒還鄂州從阿  
里海牙至洞庭與世傑戰擒之下岳州進拔沙市宋制置高達  
以江陵降留恒鎮之恒禁軍士毋得入城侵掠未幾徙駐常德  
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為左副都元帥從都  
元帥宋都鱓史作遜都台出江西開府江州擒宋都統制熊飛遂圍  
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為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  
擊敗之槃始降由撫瑞建昌臨江進攻吉州周天驥降遂

定虔南廣東經畧徐直諒奉書納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  
 萬石亦以邵武降宋丞相陳宜中及張世傑立益王昀于福州  
 收集潰兵郡縣豪傑響應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  
 萬期復建昌恒敗之于南豐縣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  
 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併克汀州既而天祥復取汀州  
 兵出興國連破城邑圍贛州或言天祥祖父墓在吉州若遣兵  
 發之勢必下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遂分兵  
 援贛自率精銳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搯詠使  
 趙時賞降其眾二十萬宋史云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  
 誰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也有旨令恒與右丞阿剌罕董文炳  
 合兵追益王眾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皆入  
 閩彼必東竄粵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擊眾以為

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敗之乃走碭州粵志云碭州屹立海  
 中當南北道乃雷化

交錯處帝昀  
 升為翔龍縣益王昀世傑等復立衛王昀據廣東恒時為江西

參政以張弘範薦特加副都元帥進取英德清遠遂入廣州世  
 傑等移屯新會縣之崖自時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

諸將畧定梅循諸州會弘範至自漳州發潮陽港直指崖山恒  
 率所部戰船急赴世傑集海艦千餘貫以巨索為柵以自固恒

先斷其汲路勢日蹙諭降不可會潮退水南瀉恒從北順流衝  
 擊令諸軍陣于船尾轉船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日午

潮至水北流弘範復督南軍合擊宋腹背受敵軍潰亂陸秀夫  
 抱衛王赴海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走死海陵港經世大典云  
 世傑乘間開

南壁率十六艦奪港門遁獨追至崖山口焚溺功成入覲拜  
 之餘尚得海船八百餘艘宋承宣使翟國秀就降中書左丞行省荆湖禁掠民為奴婢并賑給常德澧辰沅靖五

郡之饑者以久留瘴鄉感疾乞解軍職命其子散木解襲本軍  
萬戶後復從鎮南王脫歡征交趾結筏渡海奪天長府會盛夏  
軍中疾作衆議班師蠻兵追襲恒殿後且戰且行毒矢貫右膝  
一卒負而趨至思州毒發卒追封滕國公

養蒙集云  
諡武愍

海沸漂丹趙氏塊肉藁葬其間瘴生毒發天道好還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疾革指德輝謂家人曰  
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蒙德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  
既就外傳嗜學貧無以自資輒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足  
供母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歎曰志士顧安此邪任不足  
以匡君福民隱不楚以悅親善身天地大矣入壽幾何惡可無  
聞同腐草木乃更求明師講習世祖在潛邸用劉秉忠薦使侍

皇子講讀世祖受京兆分地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  
從宜府以德輝爲副使時汪德臣屯重兵數萬於利州扼四川  
襟喉規進取每苦乏興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  
爲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羨至元初由太原  
路總管入爲右三部尙書

名臣事畧云人有訟財而失其兒子者德輝曰叔殺之也深竟其獄懸賞

購之其家果上變告叔竟以是死

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爲輔改安西

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

種田具與貧民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奉命以王相撫

蜀時宋亡惟川蜀久不下宋制置張珪守重慶安撫王立守合

州于是分建東西二川行樞密院令合丹濶里吉思領東院攻

合州丞相不花與德輝領西院攻重慶德輝至成都各遣使請

方畧德輝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

剽掠民不得有其子女懼而不來耳嚮者中使奉璽書來赦公等不能推心置腹反示以詐使彼叛去堅其必死之心中使不險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非養寇而何况軍政不一行且敗矣未幾瀘州叛重慶圍亦潰詔以德輝行西院副使事復瀘州再圍重慶尋拔之紹慶南平夔施思播諸山蠻水柵皆下而東川樞府猶故將也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使歸以書遺張珪曰天子威德遠播宋室旣亡三宮皆北苟能早自歸誠必取將相與夏呂此且汝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之子孫尙舉天下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終於所事不亦惑哉旣而合州遣李興張邵等偵事成都德輝獲之釋不殺復爲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如諭珪者未幾立使興等懷蠟書還成都言李公能

自來卽降德輝以從兵數百人馳赴東川先是重慶破珪走涪州自經死至是諸將皆曰公昔爲書招珪誠亦極矣而竟無功今立乃珪牙校也習狙詐不信是特以計致公延命畧刻以德輝曰重慶已下合州孤立窮而來歸亦勢所必然吾豈肯攘諸君垂成之功誠懼諸君憤其抗命快心屠城吾欲爲國活此民耳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德輝命立權安撫事知合州川蜀盡平旣而東川行院恥無功言立久抗王師且嘗指斥憲宗奏請誅立械繫長安獄將殺之會行院都事昌政以事至上都白留守賀仁傑爲言於帝而安西王亦具立降附本末來上且言東川院臣憤德輝受降之故誣奏誅立帝召樞密臣責曰汝等視人命若戲邪今召王立來生則已死則汝等從之立至仍命爲合州安撫使遷或四川行省郎中

或字伯充河內人官至侍講學士會

西南彝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滇楚四川各出兵合計將壓境  
 德輝適被命在播馳驛止三道兵勿進而遣使諭鬼國趣降生  
 長阿察素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邪即身至播州泣告謂  
 吾屬微公來死且不降今願以百萬人民託公事聞諱謹其降  
 改鬼國為順元路或譖德輝受鬼國馬千數帝曰是人戕所久  
 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邪卒年六十三

姚燧行狀云其年王相府罷去一月始至

黃平是夜星如斗賈館垣外德輝歎曰吾死徵也吾嘗編馬伏  
 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為將不殺今得活羅鬼馬革裹  
 屍歸

何憾蠻彝聞計哭之如私親王立白合州袁經率吏民拜哭護  
 喪歸興元至今播州廟祀不絕

聞曰師以戡亂寧恣屠戮心苟好生民自誠服剽掠不行  
 堅其窳伏侃侃數言煌煌照燭雖踰千年起人被肅

續弘簡錄卷十九終

